

<<圣杯与剑>>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圣杯与剑>>

13位ISBN编号：9787509705872

10位ISBN编号：7509705878

出版时间：2009-1

出版时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作者：理安·艾斯勒

页数：286

译者：程志民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圣杯与剑>>

前言

非常荣幸看到我的新书《国家的真正财富:创建关怀经济学》在中国翻译出版,同时,我过去的两本书《圣杯与剑: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未来》和《神圣的欢爱:性、神话与女性肉体的政治学》也一同再版发行。

《圣杯与剑: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未来》介绍了伙伴关系模式和统治关系模式两种可能的基本社会模式。

剑代表生杀大权,统治的权力,毁灭的权力。

圣杯则代表一种完全不同的权力,给予的权力,养育的权力与启迪的权力。

用现在通行的话来说,圣杯代表给予权力而不是剥夺权力,因而更适合伙伴关系取向的文化。

我的第二本书《神圣的欢爱:性、神话与女性肉体的政治学》,集中讨论伙伴关系和统治关系两种模式透视下的性行为。

我最近的作品《国家的真正财富:创建关怀经济学》,则用伙伴关系和统治关系两种模式为透镜分析经济学,如副标题所言,倡导创造一种关怀经济学。

尽管我在写这三本书时并没有这样的想法,然而它们事实上构成了一部三部曲:权力、性和金钱。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它们三者是推动人类的动机和行动的最强有力的杠杆。

说到底,我的工作是一种积极的探索,旨在更好地理解 and 改善人类在地球上的生活。

事实上我工作的驱动力来自我对包括我的孙儿女在内的所有孩子们的关怀。

<<圣杯与剑>>

内容概要

“剑”是统治、毁灭的隐喻，“圣杯”则象征着向神圣和谐秩序的回归，它给予权力而不是剥夺权力，用平等合作取代统治。

在此基础上，艾斯勒颠覆了传统的男人统治女人，或女人争取权利超越男权的观念，展示了一种建立新的男女社会关系的可能性，即以伙伴关系取向的文化取代统治关系取向的文化。

<<圣杯与剑>>

作者简介

理安·艾斯勒，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现代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国际广义进化论研究小组成员，国际合作关系研究中心的创始人。

主要著作有《解体》、《平等权力手册》、《圣杯与剑》和《神圣的欢爱》。其中后两本书已经重印十几次，并有二十多种文字的译本。

<<圣杯与剑>>

书籍目录

“权—性—钱”三部曲总序中文版前言译者的话 导论 圣杯与剑 人类的可能性：两种选择 进化的十字路口 混沌或转化第一章 漫游逝去的世界：文明的开端 旧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 古代欧洲第二章 来自过去的信息：女神的世界 新石器时代的艺术 女神崇拜 新石器时代如果不是父权制，那么必定是母权制第三章 基本的差别：克里特岛 考古学上的爆炸性事件 对生命和自然的爱 一种独特的文明 视而不见第四章 混沌中产生的黑暗秩序：从圣杯到剑 来自边陲的入侵者 冶金术和男性统治 文化进化中的转向 战争、奴隶和祭品 文明的断裂 克里特的毁灭 一个崩溃了的世界第五章 对逝去的时代的回忆：女神的遗产 进化与转化 一个黄金种族和关于阿特兰提斯的传说 伊甸园和苏美尔楔形文字 文明的礼物 关于过去的一种新观点第六章 颠倒了现实：第一部分 弑母不是犯罪 统治者和伙伴精神 神话的变质第七章 颠倒了现实：第二部分 文明的改道 女神的消失 性与经济 统治者的道德 知识邪恶，生育肮脏，死亡圣洁第八章 历史的另一半：第一部分 我们的隐藏的遗产 自然的循环统一和宇宙的和谐 古代希腊 男性统治的是与非第九章 历史的另一半：第二部分 耶稣和男女合作论 被禁止的圣典 男女合作的异端 钟摆向回摆动第十章 过去的模式：男女合作论和历史 “女性”是历史上的一种力量 历史本身的重复 妇女作为历史上的一种力量 女性的精神气质 界线的终点第十一章 自由的丧失：未完成的转化 理性的败北 对男性中心论前提的挑战 世俗的意识形态 人类关系的统治者模式 前进还是倒退？第十二章 进化的中断：统治者的未来 难以解决的问题 人类问题和妇女问题 极权主义的解决方法 新的现实和古老的神话第十三章 进化的突破：走向一种伙伴关系的未来 一种新的现实观 一种新的科学和精神性 一种新的政治和经济 转化图表致谢人名和术语索引中文版后记第二版后记对本书的评语

<<圣杯与剑>>

章节摘录

第一章 漫游逝去的世界：文明的开端 保存在两千多年前的洞穴圣殿中的女性雕像向我们讲述了我们西方的远古祖先的精神。

这是一种很小的石刻雕像：一种在史前欧洲到处都有发现的所谓的维纳斯雕像。

在广袤的地区里——从东欧的巴尔干半岛各国到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远至西欧维也纳附近的威伦多夫和法国的帕贝岩洞——出土的文物中都发现了这些雕像。

有些学者认为它们是男性好色的表现，即它们是今天的《花花公子》杂志的一种古代类似物；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它们只不过是某种在原始的、可能是淫秽的生殖仪式中使用的东西。

但是，这些古代雕刻品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呢？真能把它们当做“顽固不化的男性想象的产品”而不加考虑吗？用维纳斯这个名字来命名这些宽臀、有时是怀孕的、非常风格化的而且常常是脸部没有表情的雕像，真的很合适吗？或许这些史前的雕刻品确实要告诉我们关于我们自己、关于男人和女人曾经如何崇拜孕育万物的宇宙力量等某些重要的事情吗？ 旧石器时代 旧石器时代人们的女性雕像和他们的壁画、洞穴圣殿以及墓地都是重要的心理记录。

它们证明我们的祖先不仅敬畏神秘的生命而且敬畏神秘的死亡。

它们表明，在人类历史的远古时期，人类希望通过各种各样的仪式和神话来表现和保证他们的生活，而这些仪式和神话似乎和仍然广泛保持的死者可以通过轮回而复活的信仰联系在一起。

宗教历史学家埃德温·奥利弗·詹姆斯写道：“在法国三友洞、尼欧洞、枫一德一哥姆洞或拉斯科洞这样一些巨大的洞穴圣殿中进行的仪式必然包含一种代表团体的有组织的力量，以便通过指导共同利益的超自然的手段来控制自然力量和自然过程。

与食物的供给、生育、繁殖或死亡的神秘有关的神圣传统出现并发挥了作用，这种传统似乎是对今世和来世的生活意志的反映。

” 这种神圣的传统表现在旧石器时代卓越的艺术中。

而构成这种神圣传统的整体的组成部分，是同妇女所掌握的生和死的力量联系在一起的。

在旧石器时代的葬礼中，我们可以发现女性和创造生命的力量之间的联系。

例如，在法国莱塞西的克罗马农岩棚中，1868年首次发现了我们的后期旧石器时代祖先的骨骸，尸骨的周围和上面精心排列了许多当货币用的贝壳。

这些贝壳被排列成詹姆斯谨慎地称之为“小孩通过它进入世界的 门”的形状，它们似乎和某种对女性神灵的早期崇拜有关。

正如他所写的那样，这种贝壳是一种创造生命的力量。

因此，红赭石在后来的传统中同样仍然是妇女创造生命或经血的象征物。

它们主要强调的似乎一直是妇女与生命的给予者和维持者的联系。

同时，死亡，或者更明确地说复活，似乎也是宗教的主题。

在尸体的周围和身上把贝壳摆成阴道形状的仪式，以及给这些贝壳和尸体涂上赭石颜料（象征血液的生命力）的习俗，似乎都是企图通过轮回而复活的葬礼的组成部分。

甚至更明确地说，正如詹姆斯所指出的那样，这些仪式和习俗“表明具有创造生命仪式性质的葬礼与女性雕像及女神崇拜的其他象征密切相关”。

除了这种关于旧石器时代葬礼的考古学方面的证据之外，还有证据表明，这种仪式看来是为了促进那些给我们的祖先提供生活资料的野生动物和植物的生育力而设计的。

例如，在法国阿列日的图克·德·奥多贝尔险峻的大山洞的地道里，在画着两头非洲野牛（一头公牛跟在一头母牛后面）的壁画下面松软的黏土地上，我们发现了许多人的脚印。

学者们认为，这些脚印是举行仪式时跳舞的人留下的。

同样的，在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的科古尔的岩棚里，我们发现一个表现许多妇女——可能是女祭司——的场面，她们在一个宗教仪式上围着一个较小的裸体男性雕像跳舞。

这些洞穴圣殿、雕像、葬礼和仪式似乎都和这样一种信仰有关：人类的生命从其中诞生的同一源泉也是所有植物和动物生命的源泉，这个源泉就是伟大的母亲女神或万物的创造者。

我们在后期的西方文明中仍然可以看到她们。

<<圣杯与剑>>

这些洞穴圣殿、雕像、葬礼和仪式也表明，我们的远古祖先认识到，我们和我们的自然环境乃是伟大的生死之谜的组成部分，因此，自然万物必须受到尊重。

这种意识——在后来的女神小雕像中表现得更鲜明，这种女神小雕像或者为自然象征，例如动物、水和树所环绕，或者她们本身部分地就是动物——明显是我们失去的心理遗产的核心。

这种失去的遗产也是对我们人类状况的伟大奇迹的敬畏和惊奇，即对体现在妇女身上的生育奇迹的敬畏和惊奇。

根据这些远古的心理记录来判断，这是史前西方信仰体系的主题。

我们现在所谈到的还不是许多学者的观点，也不是仍在讲授的关于文明起源的大多数概论课程的观点。

因为在这里，正如在大多数论述这个题目的流行著作中那样，仍然流行的是早期学者的偏见。

这些早期学者是根据关于“原始男人”的传统观点来看待旧石器时代的艺术的。

这种传统观点认为，原始男人是嗜血的、好战的猎人，事实上与现代所发现的某些最原始的采集和狩猎群体完全不同。

正是根据这种对来自旧石器时代的极其零碎的材料解释，关于原始社会或史前社会组织的男性中心理论得以建立。

而且甚至在已经获得新发现时，学者们仍然按惯例解释这些发现，以便符合旧的理论模式。

这些学者的假设之一——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只有史前的男人才是旧石器时代艺术的创造者。

这种假设根本没有任何事实的证据。

相反，它是学究式偏见造成的结果，实际上是对科学研究成果的侮辱，例如，在斯里兰卡（锡兰）的当代维达人中，事实上是妇女而不是男人创造了岩画。

这些偏见的基础是这样的观念，正如约翰·法伊弗在《人的出现》中指出的那样，“狩猎统治了史前男人的注意力和想象力”，而且“如果他像现在的男人一样的话，那么他在许多情况下会利用仪式来补充和增加自己的力量”。

与这种偏见相一致的是，学者们甚至仍然把旧石器时代表现妇女跳舞的壁画解释为与狩猎有关。

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有关女性中心崇拜的拟人形式的证据——例如，发现了宽臀和怀孕的女性艺术作品——同样不是被忽视就是被归类为纯粹男性的对象：肥胖而色情的“维纳斯”或“粗野的美人肖像”。

虽然有例外，但是，关于男人是猎人和战士的进化模式完全歪曲了对旧石器时代的艺术的解释。只是在20世纪后期，在东西欧和西伯利亚挖掘出新的出土文物时，对于新的和旧的发现物的解释才逐渐发生变化。

有的研究人员是妇女，她们注意到女性生殖器的雕像，而且也倾向于对旧石器时代的艺术进行更综合的宗教解释而不是作“狩猎魔术”的解释。

而且因为更多的学者是世俗的科学家而不是像修道院院长布日耶——他对宗教习俗的“道德解释”严重歪曲了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旧石器时代研究——那样的修道士，某些重新考察岩画、雕塑品和其他旧石器时代发现品的男人现在也开始对学术机构曾经接受的原则提出了疑问。

这种疑问的一个有趣例子与画在旧石器时代洞穴的墙壁上以及刻在骨头和石头上的条状物和线条有关。

许多学者认为，这些条状物和线条似乎明显地描绘了武器：箭、箭的倒钩、矛和标枪。

但是，正如亚历山大·马沙克在《文明的根源》——这本书是率先对上述这种标准解释提出挑战的许多著作之一——中所写的那样，这些画的或刻的线条更可能是幼苗、树、枝条、芦苇和叶子。

而且，这种新解释可以说明，如果一个民族，如当时的采集和狩猎民族，不是必须完全依赖这些植物为生，那么，他们根本就不可能画出或刻出这些植物的图画。

彼得·尤科和安德烈·罗森菲尔德在《旧石器时代的洞穴艺术》中，对在旧石器时代的艺术中很少有关植物的作品同样感到疑惑不解。

他们还进一步注意到另一件难以理解的不协调的事。

所有其他的证据表明，一种叫做两齿叉的特殊的标枪直到晚期旧石器时代或马格德林时代才出现，虽

<<圣杯与剑>>

然学者们在几千年前的史前时代的洞穴壁画中“发现了”这种以“棍子”形状出现的标枪。而且，旧石器时代的艺术家为什么要描绘这么多狩猎失败的场面呢？因为如果棍状物和线条实际上是武器，那么画面上经常出现它们就毫无目的了。

马沙克并不是考古学家，因此他并不囿于早期考古学的惯例，为了彻底搞清楚这些神秘现象，他仔细考察了这些被认为是标枪的刻在骨头上的线条。他发现，在显微镜下，这种设想的标枪的倒钩不仅弯错了方向，而且标枪的长杆的尖端也是错的。但是，如果这些雕刻和画的线条不是“错了方向”的武器，那么它们代表什么呢？结果终于证明，这些线条画得或刻得无疑完全符合长在树干顶端的枝条的正确角度。换句话说，这些和其他通常被认为是“倒钩记号”或“阳物”的雕刻可能只不过是树、枝条和植物的某种风格化的表现。

<<圣杯与剑>>

编辑推荐

我从来没有如此高度赞扬过一本书……它是自达尔文《物种起源》以来最重要的一本书……每一个人……都应该有机会读一读。

——阿什利·蒙塔古 我们这个时代出版的最重要的作品……可以使未来变得可以接受。

——《洛杉矶周报》

<<圣杯与剑>>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